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 第五十三回 勞大夫拙用美人計 可新婦巧點探花郎

自杏英屯軍雙角，韓騰屯石杵，眉後百鄉，皆為晉有。是時，韓騰夫婦，威名藉甚，恩錫日隆，並封司馬杏英為繡旗伯。一日，夫婦正聚宴於玉帶舊營，忽報眉山大夫勞譯求見。杏英謂韓騰曰：「這勞譯，必為求降而來。君侯曾為潛光所辱，須大肅軍容，以威臨之。若厚禮卑詞，可為轉奏紫都，聽君相發落。若徒憑口舌作說客，可即斲殺，以奸細論。」韓騰曰：「願與夫人同見勞譯。」即發號炮，傳齊軍士，務要旌旗整肅，隊仗森嚴。諸將皆頂盔擐甲，自轅門至儀門，自儀門至虎帳，皆刀閃電光，氣爭雷怒。使軍校傳令箭一枝，帶勞譯入見。勞譯從旗縫刀林裡躡入，驚得面如土色，伏於帳前。韓騰大怒曰：「你是何處奸細，在這裡窺探軍情，拿去斬了。」左右齊聲吆喝，勞譯正欲分辯，只見右坐的，正是繡旗伯杏英，囁著嬌聲，問曰：「汝且從實招來，或可免死。」勞譯曰：「某本眉山大臣勞譯，奉寡君之命，來上降表，求將軍轉達朝廷的，誤冒虎威，期緩一死。」韓騰笑曰：「紹潛光滅我韓莊，戮我宗族，殘虐我士庶，攘奪我土地，自以為一世之雄也，安肯降。」勞譯曰：「昔者韓仁兄弟，賣國求榮，寡君即戮於將軍之前，所以謝將軍也。今者天不L紹，以底喪亡。兵臨城下，窮蹙求降，此仁人君子，所當哀而憐之者。夫勝則為君，敗則為臣，古今之通義也。寡君使某奉黃金百斤，明珠千顆，以為將軍犒士之費，冀將軍容某得至紫霞見大王，雖為王戮，未敢加怨於將軍也。」杏英喝左右：「將那大夫的降表傳上來。」杏英看罷大笑，又傳與韓騰過目。韓騰看猶未了，杏英曰：「大夫欲用美人計，學吳越故事乎。紹潛光雖欲為勾踐，但我王不比夫差，大夫斷送了兩位令媛了。大夫請起，帶二女來，待某一觀，以廣見識。」勞譯不得已，叩頭而出，即帶二女進營，跪在一旁。杏英叫抬起頭來，看了一回，贊曰：「好個美人兒。大王收錄，定然寵冠後宮了。你兩個是同胞的姊妹麼，可報名來。」橫煙曰：「婢子是勞奢奢。」紅綃曰：「婢子勞慶慶，是同胞的姊妹。」杏英乃使偏將張賓領勞大夫一行人在溫平鄉住著，待某將那降表奉聞朝廷，待旨宣召。勞譯沒奈何，攜二女與從人，隨著張賓，往溫平鄉暫住。

明日，杏英自攜降表回都，私見花丞相，備言其事。余余曰：「這幾日，是開科取士的日期。這降表，可擱在這裡。夫人先使人將勞譯父女監禁著，待候家相個機會，因便奏聞，勿使中他這美人計。」杏英笑曰：「王的脾氣，惟相公知得深。至於勞氏父女，已監在溫平鄉了。」言罷，遂拜辭出都而去。

凝命三年九月，初行開科盛典，以花容為正總裁。時無知既破尹百全軍，乃以得勝之師移駐碣門，與龍飛合。多出奇計，碣門將破矣。花容乃諷王召無知回，無知沒奈何，即日班師回都，以為副總裁，俾取錄之權皆操之無知，花容總其成而已。是時，錦屏山右，試院落成。各鄉、各邑、各莊，皆貢士至都，寧缺無濫，亦不限數，約得二千餘人。初十日，頭場試策對。十四日，二場試詩賦。十八日，三場試雜文。十月初一日，榜發。甲榜進士五十名，乙榜進士二十名。初五日，殿試。一甲進士三名，二甲進士十七名，三甲進士三十名。初十日，王親御紫垣殿，欽點狀元。階跪著紅袍紗帽的三人，一人年紀四十以來，面瘦黑有鬚，名玉和聲，是黃石莊人。王甚愛其策對，謂有經濟才，遂點狀元。一人臉白面方，年甫弱冠，名可芳蕤，是二紹鄉人，點作榜眼，一人年亦弱冠，桃腮杏眼，溫婉如好，女名鬥貫珠，是苦竹鄉人，隸紫都籍，點作探花。各賜御酒三杯，簪金花一對，命跨馬遊街三日，以榮之。叩首謝恩而下。獨探花鬥貫珠躑躅遲回，袖中出本章上奏。王使女侍郎傳進，展閱已，大驚。顧花容、無知問曰：「卿知此探花來歷否？」各對以不知。王曰：「此朕之國丈母也。」舉朝無不失色。凝視貫珠，王乃賜坐於螭帳之旁，立宣國丈可介之朝見。俄介之至，王喜為之揖曰：「國丈恭喜。」因指貫珠曰：「此非國丈母乎，今點了探花，是天子門生，夫隨妻貴，國丈亦朕的門生了。」言罷君臣相顧大笑。介之俯伏謝恩。備言可當韓騰媒合之事，於歸一載，並不以臣老出怨言。臣家足足、香香兩娘娘，從軍日久，亦並不知，故未敢奏聞。今朝廷開科取士渠定要改了男妝，向試場中爭勝負。實不料騙得王一個探花，罪當萬死。王笑曰：「國丈枯楊生華，晚福不淺，諸國丈坐了，好說話。」介之謝了坐。王笑顧無知曰：「當年朕娶了這狀元，自以為千秋奇遇，今探花又是這狀元取中的，誰知狀元的衣鉢又傳了這探花，恰被國丈娶了。他年生個小探花，朕一定要吃喜酒的。」言次，君臣又笑了一回。王謂無知曰：「卿可帶這探花入宮朝見王后，博笑兒。」鬥貫珠又謝了恩，隨無知入宮去了。

花容乘間奏曰：「近日紹潛光欲使大夫勞譯求降，欲以王作夫差，其設心甚險，願王無為所惑。」王曰：「何也？」花容因出袖中降表呈上。王閱畢，怒曰：「潛光四句不娶，嘗以朕為好色之徒，反朕所為。誰知剛納了可飛虎的妹子，既立為後，又娶紹太康二女而廢前後，是矯詐人也。今國將亡，又欲以勞譯之女惑朕，是直欲夫差朕也。宜痛絕之，不許令二女見朕。」花容曰：「以臣愚以為見固不可見，絕且不必絕。今狀元玉和聲新喪偶，榜眼可芳蕤仍未有室，何不將二女分賜二人，然後召勞譯入朝，面諭之。如潛光真降，可去王號，親至紫都朝見，如臣禮。倘仍據故土輸幣，是欲養蓄精銳，為復仇地，偽降也。宜道破其謀，使之爽然失。」介之曰：「眉京不過一可莊之地耳，以我全師之力，圍之年餘而不能破，不如姑聽其降，以舒兵力。」花容曰：「受其偽降，受其欺耳，必有後禍。國丈不見吳越之事乎。圍之年餘，雖不曾破，而力將竭矣，能保其終不破乎。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乎。」介之遂拜辭君相下殿去了。